

## 马尔罗哲理与存在主义

### ——论《人的状况》及其对《死无葬身之地》的影响

黄新成

(四川外语学院 法语系,重庆 400031)

**摘要:**从人生存的荒诞性、人生存的意义和人道主义三个方面论述马尔罗的著名小说《人的状况》及其对存在主义代表作之一《死无葬身之地》的影响,充分说明马尔罗哲理对存在主义有过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马尔罗哲理;存在主义;荒诞性;生存意义;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0)02-0121-04

## Philosophic Theory of Malraux and Existentialism

### ——On *LA CONDITION HUMAINE* and Its Influence upon *MORTS SANS SEPULTURE*

HUANG Xin-cheng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of Sichuan,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amous novel of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from the absurdity of human existence,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and humanitarianism and its influence upon *MORTS SANS SEPULTUR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existentialism. It fully illustr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hilosophic theory of Malraux upon existentialism tha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 the philosophic theory of Malraux; existentialism; absurdity;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humanitarianism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是受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的状况》(1933,一译《人类的命运》)是继《征服者》(1928),《王家之路》(1930)后又一部更为成功的描写20世纪革命风云的小说,于出版当年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大奖。

马尔罗认为:“现代小说是最适宜于表现人的悲剧性的形式。”《人的状况》完全符合马尔罗撰写现代小说的想法。马尔罗所谓的人的悲剧性即人生存的荒诞性,他把一切与人类生存相悖的社会问题都归于荒诞,甚至认为整个社会都荒诞。

人生存的荒诞性并非马尔罗的首创,但马尔罗是荒诞派的先驱,是最早接受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关于人类状况的悲观哲学的人。帕斯卡尔有这样一段名言:“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群人,他们每个人都判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sup>[1]</sup>(p114)小说《人的状况》正是对这一描述的阐述、充实和发挥,渗透其间的哲理,即对存在主义颇有影响的马尔罗哲理。

《人的状况》在人生存的荒诞性、对人生存的意义认识、

人道主义等方面都对存在主义文学的杰作《死无葬身之地》有过深刻的影响,以下从这三方面展开论述。

#### 一、人生存的荒诞性

所谓荒诞,即不真实,部分地或完全不遵守一般习俗。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亡。”这导致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的西方人宗教信仰的幻灭,让荒诞意识乘虚而入,渗透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对整个社会的荒诞性的认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的群体意识,一种广泛的社会精神现象”,人们越觉得社会的荒诞,越感受到人生存的荒诞,越为自身命运而悲哀。

《人的状况》体现了马尔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寄予的同情和支持,说明马尔罗对1927年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十分正确的认识,这些都是无须争议的。但马尔罗写《人的状况》的创作动机并不在于描写中国革命,而在于表现“他存之于心的一种图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理、一种人生观与人生态度”<sup>[2]</sup>。因此,从主题看,作为一本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人的状况》没有涉及任何它应当涉及的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相反,人生存的荒诞性却构成了《人的状况》的主题之一。

收稿日期:1999-12-30

作者简介:黄新成(1945-),男,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及哲学研究。

基于对人生存的荒诞性的认识,在马尔罗的笔下,人生活在荒诞的社会里,人面对荒诞的世界所忍受的一切人生的痛苦、孤独、忧虑、恐惧的折磨、想逃避已注定不能更改的可悲命运也是荒诞的。在《人的状况》中,这种荒诞性表现比比皆是。可以说,小说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忍受着这种现代人的痛苦、孤独、忧虑、恐惧和可悲命运,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这种荒诞性表现的戏弄。

正如马尔罗写道:“如同刚才与陈在一起时一样,他(指吉约)感到就是今天晚上,在全中国,在从欧洲西部直到中部,许多人同他一样,在忍受苦鞭和屠杀同胞之间踌躇,因同样的痛苦而心碎。”<sup>[3]</sup>充分展示了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从亚洲到欧洲不同肤色的现代人共同的痛苦和焦虑,这些痛苦和焦虑“像魔影一样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吉约的痛苦是多重性的,他既忍受着“在忍受苦鞭和屠杀同胞之间”作出选择的痛苦,也忍受着来自血统方面的痛苦,他遭受白人,尤其是白种女人的鄙视,他对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说:“要是我不是混血儿的话……”<sup>[1]</sup>(p42)他还忍受着同妻子梅悲剧式地过着古怪的爱情生活所造成的痛苦。吉约是自由(包括性自由)的捍卫者,但他对梅的性自由不无嫉妒。梅同仅仅认识而已的一个名叫朗仑的老同学做爱后公然亲口告诉丈夫说:“今天下午我同朗仑睡过觉。”<sup>[1]</sup>(p41)在持性开放观点的梅看来,这是小事一桩,并且她认为同朗仑做爱并不等于被他占有。但这事在吉约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创伤,他说:“一切都是这样虚无。”<sup>[1]</sup>(p41)马尔罗在描写吉约的痛苦时写道:“他回忆起一位朋友,这朋友很爱自己的妻子,眼看她已瘫痪数月、智力衰萎;他仿佛见到梅也这样死去,看见他的幸福像灰蒙蒙天空上消失的云一样荒诞地消失。”<sup>[1]</sup>(p42)在他们夫妻关系紧张时,吉约甚至想以同梅做爱的方式去侮辱她;一次,吉约外出前,梅期待着他的告别亲吻,吉约却不想吻她,最后也只是勉强地吻了她一下。正如马尔罗写道:“所有这一切,使吉约忍受着最屈辱的痛苦。”<sup>[1]</sup>(p42)吉约的报复性行为一方面是其内心痛苦的流露,另一方面也给梅的内心造成了受丈夫鄙视与侮辱的痛苦。在吉约同梅和好,梅又受良心的责备,内疚不已,痛苦得要窒息,“她的脸像一张死人的脸”,像“一副无人情的假面具”。应当说,在吉约和梅的关系上,马尔罗深化了现代人自我造成痛苦的主题,深化了人生存的荒诞性主题。

同吉约和梅一样,《人的状况》中的其他人物在这个异化了的荒诞世界里都不同程度地感到痛苦和孤独。陈杀了军火商的掳客唐寅塔后,如同坠入了死亡世界,感到极其孤独。在陈带领几个起义者去参加战斗时,马尔罗这样描写了陈内心的痛苦和孤独:“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杀过人,虽然他在场。如果他今天会死的话,他会孤独地死去。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很明白:他们去夺取面包和尊严,对他来说,除了有他们有的痛苦,除了他们的共同战斗,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向他们开口。至少他知道,他们之间最紧密的联系是战斗,而且战斗就在眼前。”<sup>[1]</sup>(p76)马尔罗还进一步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陈内心的孤独与痛苦:“一条狗两下跳过街道,仿佛某种本能预

示它正在酝酿着的事情。这街道的忧伤同他的寂寞一样深沉。”<sup>[1]</sup>(p76)

卡托夫坎坷的经历也是人在这荒诞世界上遭受的痛苦与屈辱的真实写照。他作过5年苦役;他在立陶宛战场作了白军的俘虏,受尽了凌辱,白军集体枪杀他们时,他虎口余生。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深深刻在他心里,令他永远也忘不了蒙受的奇耻大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映监狱里人的可怕生存状况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现实:那一大片拥挤在一起的模糊身影,那经受拷打时的一声声惨叫,那种令人窒息的孤独,那一个接一个地被拉去扔进火车锅炉活活烧死的惨状,那些躺在地上等待受火刑者的恐惧……监狱中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的孤独、痛苦、恐惧,他们遭受的凌辱、伤害,充分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可悲状况。马尔罗有意识地通过内容、人物、场景的荒诞性作为突出主题荒诞性的铺垫,塑造了一个由不同肤色、国籍和信仰的人组成的有代表性的群体,在20年代上海这个有典型意义的恶劣环境中的活动以反映人的状况的荒诞性,展示人对抗生存的荒诞性,阐述其马尔罗哲理。这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存在主义文学完全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虚无的”。存在主义剧本大体上属于荒诞剧的范畴,同荒诞剧的共同特点是描写异化了的荒诞世界和人面对荒诞的异化世界所感到的焦虑和孤独,塑造的人物自然也是荒诞的人和面对异化的荒诞世界感到无限焦虑和孤独的人。

萨特于1946年发表《死无葬身之地》时,对存在主义的认识较之他的第一部小说《恶心》(1918)已经有了很大的修正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存在主义“离开社会关系和阶级条件,从唯我论的主观唯心论出发,把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的个人主义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以致往往坠入悲观主义的深渊”<sup>[4]</sup>。笔者认为,作为存在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剧本《死无葬身之地》从《人的状况》中吸取了不少养份,继承了其中所描述的人生存荒诞性的观点。首先,萨特的存在主义同马尔罗哲理一样,认为人的生存是荒诞的,人只是忍受痛苦、孤独、忧虑、恐惧和可悲命运的牺牲品。比如,《死无葬身之地》一开始,被关押的弗朗索瓦问难友:“你们到底说不说话?”索尔比埃抬头反问:“你要我们说什么?”弗朗索瓦答道:“无论什么,只要有声音就行。”<sup>[5]</sup>简单的对话反映了游击队员们囚禁时所感到的孤独和寂寞,这与吉约、卡托夫等同200多名被关在监狱里等候处以火刑的共产党人感到的孤独无援都是荒诞意识使然。其次,无论萨特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尔罗哲理,都认为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是荒诞的。如《死无葬身之地》中,“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残酷战争景象:戴着手铐的游击队员,农庄上那面临烧到楼梯上的大火威胁而大喊大叫的小姑娘,游击队员们耳边回响着的受害者们那凄惨的叫声,躺在乱石中那被太阳晒得焦黑的三百具尸体,村子里除了有士兵、死人、乱石以外的一片废墟……”<sup>[5]</sup>这种法西斯德国侵略者给人类带

来的痛苦和灾难,同《人的状况》中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对起义者进行血腥屠杀所造成的悲剧同样的荒诞,其根源在于世界的荒诞性使人与人之间非但无法交流,反而互相残杀。同样,《死无葬身之地》中“合作分子”们对索尔比埃拳打脚踢,对卡诺里斯进行毒打致使其流出一滩血,对昂利软硬兼施,用刑椅搅断他的手腕,致使其昏厥……最后他们都惨遭杀害。这与《人的状况》中监狱里那些被看守毒打得惨叫的犯人受到的非人待遇和他们注定要被活活烧死的命运也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荒诞性的写照。从上述分析,足见《人的状况》在人的荒诞性方面对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

## 二、对人生意义的认识

马尔罗接受帕斯卡尔的悲观哲学的影响,在《人的状况》中成功地阐述了人生意义的荒诞性,把一个荒诞的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但是,马尔罗并没有让他的人物面对荒诞世界悲观失望,而是让他们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自己所处的这种任人支配、凌辱、宰割的异化状态,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人生意义的意义,从而按照自己对人生的不同理解,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对抗世界的荒诞性。这是马尔罗哲学较之帕斯卡尔的悲观哲学所有的进步。

吉索尔说:“很少有人能够忍受,我(吉索尔)怎么说呢?人的状况。”<sup>[1]</sup>(p191)“我父亲认为,”吉约慢条斯理地说,“人的本质就是焦虑,对自己命运的意识,一切恐惧都由此而生,甚至对死亡的恐惧……但鸦片能摆脱这些,这就是其意义。”吉索尔就是靠“鸦片和沉思”解脱自己的焦虑和痛苦,解除自己对命运的恐惧。

科拉比克有否定生存的谎言病,他“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看重金钱。他“幻想生活却不力图把握生活。”<sup>[6]</sup>他帮助吉约提取军火,把警察头子科宁告诉他的消息转告吉约,都极力勒索钱财。

费拉尔认为,“人的欲望就是强制别人”,要摆脱人的状况,就得有无限的权力。他生存的意义就是狂热地追逐权力和占有女人。但费拉尔的粗暴摆脱不了爱情的怨恨和对舆论的恐惧。

马尔罗作为革命继承者的女主人公梅,把自由性爱作为摆脱人的状况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和利用丈夫对她的自由的尊重,同她仅仅认得而已的一个老同学发生了肉体关系。结果适得其反,给她自己和丈夫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痛苦。

赫麦利奇认为,“最最痛苦的是处于陪伴着自己的孤独中。把它讲出来就解脱了。”<sup>[1]</sup>(p176-177)他从欧洲来到中国,渴望摆脱其痛苦不堪的处境,结果令他非常失望。马尔罗再次影射欧洲人的状况也同样糟糕。

卡托夫顽强地对抗人的状况,对抗世界的荒诞性,投身中国革命。他看重人的尊严,为了让两个中国青年免受火刑,他把自己那份氰化钾给了他们,自己去忍受被活活烧死的痛苦。但他决心在被烧死之前,要掐死一个看守,以抗拒被动地让人烧死的命运,从而赋予其生存的意义。

陈应当说是小说中比较突出的革命者。父母被杀害以后

他成了孤儿。他舅舅又被抓去当人质,并因交不起赎金而被枪决。这样,24岁的陈在那个荒诞的世界上既无钱,又无有价值的文凭。为了生存,他做过卡车司机,当过化学家的助手。这种境况促使他采取政治行动,他渴望与那个世界不同的世界的诞生,希望能吃饱肚子,能报仇雪恨,能如愿以偿。他的政治行动赋予了他的孤独以意义。参加罢工和起义后,他逐渐认识到了人生活的意义。孙问陈:“你想使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宗教?”陈回答道:“不是宗教。是生存的意义,是……”,“是完全拥有自我。”<sup>[1]</sup>(p156)他说过,“要尽可能高尚地死。”客观地说,陈是一个勇敢、富于正义感的人,可惜他过于冲动,甚至动辄拿生命去当赌注。他说:“人始终会感到恐怖”,“幸亏人可以行动”。<sup>[1]</sup>(p128)他杀死了唐演塔后感到非常孤独时去见吉索尔,交谈中,吉索尔发现:“在突击队里行动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恐怖主义对他形成了诱惑力。”<sup>[1]</sup>(p51)吉索尔认为陈“陷入了凶杀世界再也不能自拔,他闯入了恐怖主义的生活之中,像闯入了监狱一样。”<sup>[1]</sup>(p52)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完全否定陈的行动是不公道的。陈采取恐怖行动,是因为蒋介石“不尊重人的尊严,形成了侮辱,受侮辱反过来就激起恐怖主义”。<sup>[8]</sup>人们不应当忘记,陈为了帮助卡托夫和吉约弄到罢工和起义所需的枪支弹药,毅然杀了军火商的掮客唐演塔,获得了提货单,让党组织有了同蒋介石斗争的武器;他在起义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冲锋在前,主动到最危险的地方参加战斗;在蒋介石屠杀起义者时,他对吉约说过,不管莫斯科(指第三国际代表)同意与否,他都要暗杀蒋介石,他认为不杀蒋介石革命就没有出路,他说,“其他成千上万的苦力就只有靠蒋介石死才能活命”,他同孙和佩怀揣炸弹一起去炸蒋介石未成功时,一气之下抓起一块碎玻璃扎进自己的腿,下决心独自一人再次去杀蒋,终因杀蒋未遂又无法逃脱而自杀身亡。陈的自杀也不能不说是对人的状况的否定,是对抗世界荒诞性的胜利。

吉约“经过深思熟虑,严肃地选择了行动,如同其他人选择了当兵或做海员一样;他离开了他父亲,为了组织工会,在广州、天津经历过打小工、做苦力的生活。”<sup>[1]</sup>(p55)吉约知道他生存的意义在于使这些被慢性鼠疫般的饥饿折磨死的每一个人掌握自己的尊严。吉约认为:“对于一个每天工作12小时,却不知道为什么而工作的人,不可能有尊严,不可能有真实的生活。”<sup>[1]</sup>(p57)在马尔罗的笔下,吉约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积极组织罢工、发动起义;当蒋介石和大资本家同以费拉尔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勾结,勒令起义者交出武器,而以博浩迪纳为首的第三国际却持妥协态度时,他同起义者们仍然团结一致,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捕入狱后,警察头子科宁提审吉约时对话如下:

“你要活命吗?”

“这要看怎样活法。”

“人也可以有不同的死法。”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以为人总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为了不激怒科宁,吉约答道:“我不知道。”

“有人告诉我,你是什么……有尊严的共产党。这可是真的?”

“这确实使你感兴趣?”

“比你想像的要强。”

“我认为对那些同我一起战斗的人,共产主义能使他们有尊严。”

“你把什么叫做尊严?这毫无意思。”

“屈辱的反义词。”

“武器藏在什么地方?”

最后,科宁要吉约供出藏武器的地方之后才可以放他,也遭到吉约的断然拒绝。上述对话表明吉约的确是一个自觉的、坚定的革命者。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马尔罗描写吉约在监狱里面对看守的卑劣和囚徒们的惨状时的感想进一步得到证实。“看守的卑劣,与神话中的情形如此一样,使他完全不觉得这是现实;同时,他觉得这种卑劣似乎是一种邪恶的命运,好像权力足以使任何人变成牲畜。这些麋集在栅栏后的模糊生命,如同他童年时梦见过的那些甲壳动物和巨大的昆虫一样令人不安,他们也并不是比牲畜强的人。他们极其孤独,万分屈辱。”<sup>[1]</sup>(p239)这实际上就是马尔罗哲理的再现,这是悲剧性人的状况活生生的写照。正是这个荒诞的世界使人蒙受了极大的屈辱和奴役,正是这个荒诞的世界使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眼看起义者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拉去烧死,他决定不这样被动地死去。他认为,“死亡是被动的,自杀才算得上自己的行动”,于是服下随身携带的氰化钾,壮烈牺牲,从而以自己的行动对抗世界的荒诞性,战胜世界的荒诞性,排解孤独、痛苦、焦虑和恐惧,摆脱任人摆布、侮辱、奴役和宰割的境遇。

研究《人的状况》在人生存的意义方面对《死无葬身之地》的影响,就得知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是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看法,对自由选择的想法。

以上分析了马尔罗着墨较多的人物对人生存意义的认识,那么萨特的人物又是如何认识人生价值的呢?《死无葬身之地》这个两幕四景的剧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抵抗运动为背景,描写了游击队员为抵抗事业英勇战斗、从容就义的英雄事迹。同马尔罗以表现中国革命为题材的《人的状况》的人物一样,萨特《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物既不是个个志向远大、坚强不屈的英雄,也不是满口豪言壮语、没有私心杂念的伟人,他们的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差,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有深浅之别,他们对参加抵抗运动的意义的认识也各不相同。面对酷刑和死亡时,弗朗索瓦埋怨别人没有事先告诉他抵抗运动需要英雄,因为他不是英雄,他只是按别人的吩咐去散发了传单,运送过弹药;索尔比埃认为他上当受骗了,他在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地死去;昂利认为他生下来完全没有意义……至此,我们可以说萨特的人物和马尔罗的人物几乎大同小异。但是,应当看到,萨特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敢于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和表达方式,特别是在哲

学的任务、人生的价值、自由选择方面,他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进步。马尔罗的人物对人生存的意义大多停留在死就实现了人生存的意义,死就是对世界荒诞性的胜利。诚然也正如吉约所说,“死亡是被动的,自杀才算得上自己的行动”,但他们想到的最好方式只是以主动的死或自杀行动对抗世界的荒诞性,否定人的可悲状况。如陈用生命去冒险,甚至有怀揣炸弹钻到蒋介石的车下去与之同归于尽的想法,终因杀蒋未遂不得不自杀;吉约为了避免受火刑死而被迫服毒自杀;卡托夫想掐死一个看守后再被处以火刑等等。萨特《死无葬身之地》中的人物对人生价值有更高境界的认识。当队长若望被捕出现在他们面前之后,他们不是悲观失望地等死,而是以一身正气在精神上压倒“合作分子”嚣张气焰,把不当叛徒,争当英雄,保护队长若望出狱继续领导抵抗运动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理想,他们十分渴望能活着出去继续进行抵抗运动,并有直面荒诞和虚无的新生勇气。不过,马尔罗在小说结尾处这样写道:“革命刚刚经受了一场可怕的疾病,但她并没有夭折。吉约和他的战友们,不管他们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也不管他们失败了还是已经获胜,是他们把革命传播到了人世间。”<sup>[1]</sup>(p281)并让女主人公梅从日本返回上海,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继续进行革命。这就同萨特的认识更加接近了。我们不难看出,萨特的人物对人生价值的认识是在马尔罗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与升华。

关于自由选择,《人的状况》中以吉约为代表的革命者,尽管他们在认识上有差异,都选择了革命,都想通过行动来摆脱人的悲剧性生存状况,对抗世界的荒诞性,战胜世界的荒诞性。同《人的状况》中的人物一样,《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都怀着不同的目的作出了投身抵抗运动的选择,面对“合作分子”的严刑拷打,在当叛徒还是做英雄这个严肃问题上再次作出了选择,他们中有因怕经受不住酷刑时招供而成叛徒,于是跳楼自杀的索尔比埃,他的情况与《人的状况》中的吉约类似;有因断定自己经受不住酷刑,打算招供当叛徒而被战友们掐死的弗朗索瓦……战友们掐死他,是在帮助他作出符合“道德标准”,以免他作叛徒的选择。由此可见,萨特赋予人物自由选择以道德标准,并强调“自由选择和对行动负责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人一旦在某种境遇中作出一种选择,他就必须对行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对自己、对他人和世界承担责任。”弗朗索瓦自己打算作出的选择一方面不符合抵抗运动的崇高目的,不符合他想做英雄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对其行动负责,因此他无法作出自由选择。萨特的这一认识是在马尔罗主义基础上对存在主义的进一步修正及其完善。

### 三、人道主义

《人的状况》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马尔罗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的言行得以体现的。当看守7天内11次毒打监狱内的那个并不坏、只是有点吵闹的无辜疯子时,有人竟然怂恿看守“狠狠地揍他一顿”;当吉约想开口制止,却遭到一顿毒打;但吉约仍然(下转第135页)

的原则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否定和排斥个人利益,与私有制社会维护少数人的个人利益不同,它所追求和维护的是绝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每个人都有权追求个人利益,但追求过程必须符合法律和道义。在发生利益矛盾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

总之,一切为了人民,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渗透在邓小平的全部理论中,贯穿在他的全部实践中,凝结在党制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中。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上接第124页)对那看守说:“要是你……停止打那疯子,待我出狱时,我……给你50美元。”这里看守的残忍和吉约的同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吉约对疯子遭到毒打的同情,是对人的可悲状况的关切,是马尔罗人道主义思想的流露。又如,卡托夫受刑之前想到人的尊严,毅然把自己那份氰化钾分成两份给了孙和另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决定自己去忍受被活活烧死的痛苦。这种战友的情谊、友爱、关怀,这种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无疑是马尔罗人道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马尔罗把吉约塑造成自由的卫士,无疑也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

萨特于1946年(即发表《死无葬身之地》的同一年)发表了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可见萨特对存在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在《死无葬身之地》中,游击队员们不是靠出卖战友而苟且偷生,而是以抵抗运动的大局为重,把生的希望留给游击队长若望,自己去经受酷刑,从容就义;昂利在临死前嘱咐有可能活着出去的队长若望说,“你要去看望索尔比埃的父母,要给卡诺利斯的妻子写信”;游击队员们阻挠少不更事的弗朗索瓦招供,等等,都体现了游击队员们之间的友

爱情谊,充分流露出了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

上述分析表明,《人的状况》对《死无葬身之地》的影响很大。难怪加缪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这个奖应当颁发给马尔罗。

#### 参考文献

- [1]柳鸣九,罗新璋.马尔罗研究[M].南宁:漓江出版社,1984.
- [2]柳鸣九.中国革命与马尔罗哲理——对《人的状况》基本内容的说明[M].当代外国文学,1989,(2).
- [3]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Librairie Gallimard, 1946.
- [4]黄新成.外国文学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6,(7).
- [5]Sartre, La P... respectueuse, suivi de Morts sans sépulture[M], Gallimard, 1975.87.
- [6]Jean - Pierre de Beaumarchais, Daniel Couty. Dictionnaire Grandes Oeuvre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M], Larousse - Bordas, 1997.262.
- [7]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萨特[M].袁树人译.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